

小笑话：割耳记

原文来自：大唐搞笑网

<http://fun.datang.net/joke/good/960181fbacde4ef89e29bc727b9b73da.htm>

深夜里，忽然间房里傅出了一阵撕裂人心似的惨叫来，虽然是钢筋水泥的房子，但左邻右里全都可以听到这凄厉的声音。

“哎呀！救命呀！好痛呀——”声音不是一下就静止下来，而是一声又一声的，不停的响着。

蔡伯祥刚刚睡下，这时却因邻居那声声惨切哀嚎而给唤醒过来，他沉重的叹息看，翻了个身，坐了起来。

身边的妻子，显然亦是隔壁的厉叫声弄醒，她望了丈夫一眼，心痛的问：“又把你吵醒？”

“没有，今晚我刚睡下，仍未入梦呢。”蔡伯祥回答时，干脆在床头几的烟包抽了一支烟出来，点着了吸起来。

“真要命！我也不明白，隔壁的方太太怎么回事，既然儿子这样子，怎不送青山去？”蔡太太也索性坐起来，抱怨着道。

“你以为说送青山就送？精神病院还不是那么轻易接收患者呢。”蔡伯祥道，“何况，他也不是太严重呀。”

“还不算严重？这个星期，已经是第三次半夜里这么的叫了。再那样，我真要打电话报警，告他扰人清梦。”

“你这又何必呢？”蔡伯祥瞪了妻子一眼，道：“大家隔篱邻舍，朝见面晚见面的，人家够可怜了，你还落井下石？”

“但大家上班的要上班，上学的要上学，哪堪他这么三更半夜鬼叫？”

就在蔡太太抱怨时，隔壁又传来阵阵更凄厉的呼叫：“救我呀……哎呀！不要扯我，不要打我，好痛呀……”

“你自己听听？”蔡太太白了丈夫一眼，又道：“不知就里的，真的以为有人虐待他呢，谁知他不过是神经病的，睁着眼在鬼叫！”

可不是吗？当方家的儿子初时发病时，就是这么样三更半夜的干嚎，当时他们的左邻右里都大吃一惊，以为发生什么命案或虐待事件，可是，当他们冲去方家按铃，见到里面的情形，都是一呆，因为发觉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回事。

且说此时的方家，方太太与她的女儿，望着床上的儿子方天风，一副无助而又忧虑的神色。

但见穿著睡衣的方天风，瑟缩在床的一角，本来颇为英俊的脸，现在却因极度痛楚而扭曲。

他睁着失神的眼睛，目光根本没有焦点，只是望着前面，不断摇头，双手掩住自己的双耳，痛苦的叫着：“放过我吧，求你放过我吧！不要，我很痛呀，哎呀……”

“我的儿呀，你安静点吧！”方太太看着儿子发疯似的在狂嚎，有种肝肠寸断的痛苦，“求求你，不要再触怒邻居，你这样太吵了……”

“妈，你跟他说也没有用，他根本不知道你跟他说话，让他疯过了就没事。”方太太的女儿天真向母亲道。

“但你看他，一次比一次疯狂，我好担心呀！”方太太无助的望着女儿。

方天真搂着母亲，说：“妈，这也没办法，我们只能这么守着他，只要他不乱动，不做些危险动作，等会儿他自然会平静下来的了。”

大概是这阵子方天风发作的次数不少，方天真已是见怪不怪，所以很沉着的说。

就在这时，方天风好象很疲倦似的，手也从耳朵边放下来，接着，不停的喘息，人却不再瑟缩，而是全身松弛。

“谢天谢地，终于过去了！”方太太对于儿子的情况也十分熟悉，看他这样子，便晓得一切都过去了，所以很安慰的道。

“哥，”方天真走近床沿，推了兄长一下，问：“你觉得怎样了？”

“我……很累。”方天风这时把目光转到妹妹脸上，虽然眼睛仍没有什么神采，却比刚才要好了点，起码视线是有焦点的。

“睡吧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”方太太这时也走近儿子身边，安慰他道。

“妈，你也去睡吧。”方天风向母亲说了一句后，似乎倦得再也不愿开口，同时径自闭起眼来，显然真的要睡了。

方氏母女悄悄退出睡房，又替方天风带上门。

“妈，明天无论如何要劝大哥去看医生。”方天真这时对母亲道。

“有用吗？医生说精神分裂，给他吃药，但他不肯呀。”

“但他不肯吃药，所以情况才越来越严重，他若是发作得越来越厉害，你可要当心，邻居真会报警的，到时，警察一来干涉，极有可能真的把哥哥送到精神病院去呀！”

“邻居们都很好，很谅解他的失常不过维持一阵子，他们不会那么残忍的……”方太太说话时，声音可不见得有什么信心。

“妈，你别自欺欺人，你任凭大哥自己说的那一套，说什么有个鬼魂要扯他，他与鬼魂对抗，分明鬼话连篇，他是精神有问题，你不要就着他的话去任他耽搁下去，他明明是神经有问题……”

方太太未等女儿把话说完，便打断她的话，说：“好啦，我有分寸的了，也很晚了，你明早还要上班，快点上床睡吧。”

方天真还不服气，再想开口，但方太太却不理会她，先上了床，随口又道：“你上床时，别忘了关灯。”

次日，因为方天真已出门上班去，所以屋里只剩下方氏母子，享用早餐。

方天风这时像若无其事一样，抓起报纸，正在专心的读着。

“天风呀，你今早没事了？不觉得倦吗？”方太太一边给自己涂着面包，一边关心的问。

“没事，也不倦。”方天风的眼睛依然没有离开报纸，但嘴里却是这样回答。

方太太好象有点陪小心似的，低声的，像跟儿子说话，又像自言自语道：“其实，看看医生，对你也无妨，只有帮助……”

方天风突然放下报纸，望着母亲，很不耐烦的道：“妈，你到底要我解释多少次你才明白？我的问题与健康无关，平白无端看什么医生？那些黄绿医生，顶多不过是给我镇静剂，我可不要吃得整个人痴痴呆呆，到时不疯也变疯！”

“但你最近好象……好象叫得频密了不少……”方太太好象很害怕儿子会生气，所以怯生生的，说话也十分隐晦。

“那恶鬼来得频密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方天风不高兴了，语气和脸色一样低沉。

“我就是不明白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五年，一直相安无事，怎地忽然间会惹上鬼的？而且那鬼这样折磨你，我看着都心痛，但你又不肯听我话，用其它办法，你可知道，每次见到你被鬼扯着耳朵，忘了形的惨叫时，我……心如刀割呀！”方太太说着说着，连眼睛都红了。

“不会有事的，妈！”方天风见到母亲这样，不由自主伸过手去，拉住她的手道：“我向你保证，不会有事的！”

“但你可知道我有多忧心？我既担心你这样与鬼魂对抗，会伤了自己，而且每次你那样的狂叫干嚎，我又担心左邻右里会报警，万一惊动了警察，他们当你疯子，把你捉去了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我心智不知多正常，就算真给抓去，检验出来，也不可能抓我入精神病院的，妈，你别听那些邻居恐吓！”方天风对自己颇有信心。

“我的儿呀！你这不能怪人，每次你叫总在三更半夜，叫声又够恐怖，人家睡着了，也被你吵醒，其实，左邻右里也够忍让的了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什么也都清楚，现在我走下楼，不论在电梯或者在楼下管理处，碰到这幢大厦哪一位都好，他们全把我当作疯子！甚至有人见到我在电梯，便不肯进来！”方天风冷笑着。

“你这怎能怪人呢？”方太太向儿子劝道。

“我没有怪他们，我只是觉得好笑，我真像疯了吗？若非那恶鬼如此捉弄我，我会这样？”方天风似乎也很生气，“其实，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别人怕鬼，我可不怕，他想把我掰倒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“唉，说来说去，我都是不明白，天风，你明知对方是鬼，你何苦跟他斗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认输？”方天风冷笑道。

“但对方是鬼，你怎够他斗呢？每次看他那样把你折磨……”

“但他还是掰不倒我！”方天风自负道：“我就恨他惹上我，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，把那恶鬼****！”

“说来说去，我实在不能明白，你是从哪儿惹到这恶鬼回来的？”方太太叹息首。？

“妈，”方天风又生气了，他瞪了母亲一眼，郑重的说：“不是我惹他，是他来惹我，你要我说多少遍才弄得清楚？”

“好啦，你也别发火，我说错了，是他惹你，但人不与鬼斗，你为什么要争这种闲气？你不若听我的，找个人来替你驱走那……”

未等方太太的话说完，方天风已打断她道：“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是不会靠别人来帮我对付他的，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征服他！”

“越说越离谱了，什么征服他？恶鬼征服了又如何？留在身边当听差？”方太太给儿子的话唬住，骇然的道。

“……”方天风沉默不语，端起咖啡喝了两口，然后推开报纸道：“我上班了。”

“你自己小心，我真担心，既然有个恶鬼跟在你身边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随你上班，他若在公司捉弄你，那岂非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，他非到夜间不现身的。”

“姐，”方太太望着前面那个面貌与自己酷似的姐姐裴太太，忧心忡忡的道：“你说该怎么办？我劝得唇干舌燥，但天风还是不肯听。”

“天风自幼就脾气暴躁，人又固执，想来真的很难劝服他呀。”

“天真老是说他精神分裂，但天风自己却说给恶鬼捉弄，有时我也不知听谁的才对。姐，依你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唉，别人的儿子，我还会提点意见；但秀珠呀，你的宝贝儿子，我可真拿他没法！”裴太太唤着方太太的小名，叹道。

“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天风执拗，连我做母亲的，也无法说服他，这才教我忧心啊！”

“可不是，你自己也会得说啦，那么你想想，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”

“但除了你之外，我根本找不到可以帮我忙的人呀！”方太太又是一声叹息。

“其实，办法最简单不过了，一定有擅长捉鬼的人，就算我现在一时说不出是谁，但要问，亦必然打听得到。问题却是，有什么用呢？你要你那宝贝儿子肯听我的话才可以呀！”

“我亦这样跟他说过了，但他就是不肯听。”

裴太太瞪着妹妹，道：“可不就是这话，你的宝贝儿子根本不听我们，就算有更好的法子也没有用，唯一办法就是替他算流年吧。”

“算流年？”方太太对姐姐的提议有点奇怪。

“怎么了？你这还不明白？你那个宝贝儿子，几乎夜夜被鬼折磨，不是我吓你，就算他的命有多硬，这样与鬼魂斗下去，自己都不会有什么好出的；而且普通常识都知道，不是时运不济，又怎会惹到鬼缠身呢？你说，为他算算流年，看看他的运程吉凶，不是正有需要吗？”

裴太太这番话，马上说动了方太太，只见她不断点头，然后又问：“可不是，我怎会连这个也想不到？姊，你认识什么占卜算命是灵验的？”

“吴夫子吧，”裴太太不假思索就道：“我们一鹏做生意，签合约，什么都找吴夫子择日的，我就觉得他不错。”

方太太喜出望外，说：“对呀，姊夫生意这几年做得那么好，想来，这位吴夫子，连姊夫都信赖的，一定有功夫，就找他吧。”

“哎呀，瞧你的口气，你说找他就找他？你可不知道，吴夫子有多忙，预约排期也得等大半个月，还要熟人才肯替你算呢。”裴太太冷笑道。

“什么？要熟人才做？姐，刚才你不是说，姐夫他做生意，事事都找……”方太太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别人当然不可以，但你姐夫肯替你打个电话便成。明天吧，最迟后天，怎么样？”裴太太道。

“好极了，真麻烦姐夫了。”

“自己人，也不用那么客气，看你守寡养大这双儿女，也真不容易，现在见到天风这样子，我都替你心痛呀！”裴太太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说老实话，天风的牛脾气，都是你惯出来的！”

“姐，三岁定八十，他很小的时候，就已经是这样的，你还记得，他小时候有次在你家吃饭，不知谁给他一块钱买零食，但不知怎地给溜到地上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后来你赔他一块钱，要他乖乖的吃饭，他就是不要，一定要自己原来丢在地上的一个，还为此在地上大哭，你说，怎么教？”方太太感慨的说。

“其实，好端端的，你家怎会闹鬼？又不是新搬进去，一直相安无事，为何现丹b倒闹起鬼来？有没有问过天风，到底鬼魂是哪儿惹回来的？”

“怎会不问？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呀！”

“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也有个把月了，当初也是三更半夜，当时我和天真早就睡了，忽然听到天风在自己房里杀猪般叫得很响，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，赶到他房里，就见到他双手按着耳朵，不停在叫，初时我们还以为他不知生了什么病，突然头痛，后来才晓得他是被鬼扭住耳朵！”

“什么鬼魂这样奇怪，要扭他耳朵？天风有没有说，那鬼是男是女？”

“他说是男的，三十来岁的样子，他还说没见到他的脚！”

“唉，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，既然明知道是鬼魂作祟

下页 (1/3) (使用手机阅读)